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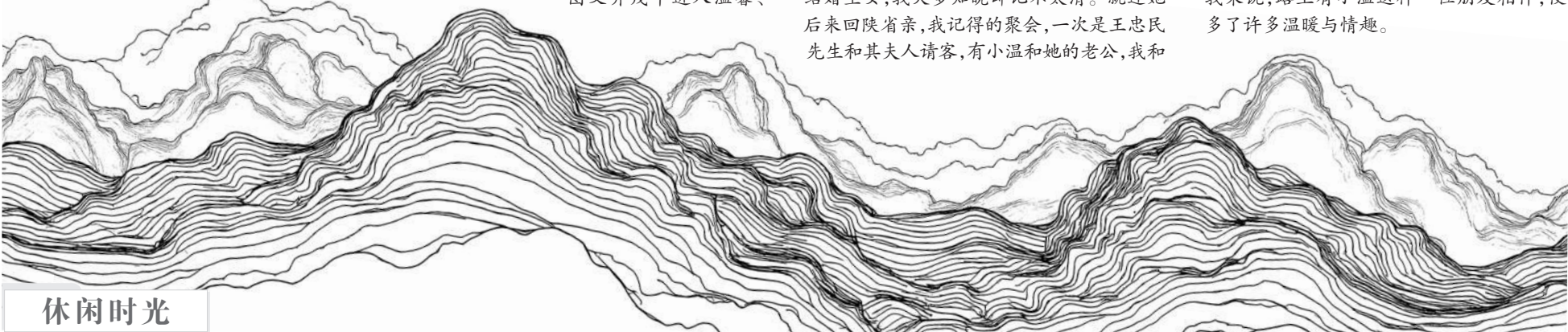
似水流年

收到温迪雅的新作《每个人都得自己长大》有些时日了，迟迟未提笔，并非无话可说，恰恰是想说的太多。这份横跨三十多年的友谊，值得我静下心来，好好梳理那些悠长而温馨的片段。

关于朋友，平四老兄归为两大类：“一类是生活关照型。人家给我办过事，比如买了煤，把煤一块一块搬上楼，家人病了找车去医院，介绍孩子入托。我当然也给人家办过事，写一幅字让他去为罢结他的领导，画一张画让他去银行打通贷款的关节，出席他岳父的寿宴。或许人家帮我的多，或许我帮人家的多，但只要相互诚实，谁吃亏谁占便宜就无所谓，我们就是老朋友，老朋友。一类是精神交流型。具体事都干不来，只有一张八哥嘴，或是我慕他才，或是他慕我才，在一块谈文道艺，吃茶聊天。”我向来偏爱前者，总想着自己也能成为为朋友“搬煤”的人，后来才慢慢明白，真正的友谊从不是刻意分类的结果，而是在岁月里自然沉淀的默契。温迪雅于我，便是这样一份无须定义却格外珍贵的存在。

我们的相识，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当时，京城摄影师李文宏为她拍摄艺术照，托我编发在当时主持的刊物上，具体刊发与否早已记不清，却成了缘分的起点。20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几个专栏深受观众喜爱，《东方时空》作为标志性新闻评论栏目，成为那个时代媒体公信力的代表之一。其“东方之子”板块打破传统新闻的呈现方式，以深度与温度直击人心。这个栏目脱颖而出成了敬一丹、白岩松这样的大牌主持人，也使崭露头角的“花旦”主持人温迪雅被更多人记住。

也就是在这个时段，我曾向小温推荐过采访对象。记得当年她带着摄像、导演回到西安，采访了著名作家陈忠实和年轻的经济学家、时任西北大学校长王忠民，节目先后在“东方之子”播出，影响深远。采访陈忠实先生时，温迪雅所在的团队是东方时空派出的第二支采访团队。这次回陕采访，小温团队住在西北大学招待所，恰好我那时蜗居在招待所旁边的老东排平房里，正好方便我来回穿梭、近距离地和她们交流。记得拍摄那天，拍摄间隙，我爱人抱着年幼的儿子探班，小家伙



休闲时光

翻山越岭追光记

□ 曾德超

六月的西安，骄阳似火。好在六月初的一个周五晚上上来了一场及时雨，炎热感迅速缓解。为了不辜负这难得的夏日凉爽，几个球友相约周六上午打球，早上九点多开始，七个球友随机组队比试，凉风和汗水合奏了一曲“运动之美”交响乐。时间过得很快，几场畅快淋漓的比赛下来，转眼就到了下午一点，但有人意犹未尽，还想继续。这时有球友提议：现在天气转阴，适合爬山，何不转换一下运动形式，去爬爬雨后的秦岭，顺便洗洗肺？一呼众应，大伙儿收拾好装备，在运动场边的店铺吃了一碗泡馍，合乘一辆商务车，朝秦岭腹地奔驰而去。

秦岭那么大，该到哪里去看看？一行人中的大哥酷爱运动，各种球类、爬山徒步、旅游摄影，甚至马拉松都有涉猎，他介绍自己去去过一个古寨，特别适合雨后拍摄光影变幻，而且游人不多，是一个可以静品美景的好地方，大家一致赞同去看看。有人戏称，我们也学学孺子云少年，来次追光之旅。在欢声笑语中，七人经过约两小时的山路，驱车来到了古寨，在下面的停车场，特地翻转电子手表查看了一下，海拔1000米出头。伙伴们停车换衣、备水整鞋，拾级而上，约半小时，就到了古寨之巅。说是古寨，其实是这些年当地为发展旅游打造景点而围成的小石圈。登上石墙，极目远眺，一座座山峰“漂浮”在厚厚的云层之上，似乎是点缀在大海中的一众小岛，任凭沧海横流，我自岿然挺立。实测此处海拔1300米左右，与周边山峰相比，不算高，但或许正是它所处地理位置优越，看到了更有层次的景象：

云层似铅灰色的海，在山谷间翻涌；山色似泼墨的画，在天地间延展；光影似游走的银龙，忽而穿云破雾，忽而淹没于峰峦之间。这云、这山、这光，为嶙峋的山脊勾勒出冷峻的轮廓，为幽深的沟壑盖一床温暖的棉被，为黛绿的林梢披上轻柔的羽衣。起伏的山峦成了被擦去高光胶片，而光影，成

成了现场的“开心果”，温迪雅和女导演笑着逗他，还分别抱在怀中与我们合影留念。

二十多年后，儿子留学英伦期间，专门去布莱顿拜访了他的温迪雅阿姨。当时“非典”肆虐，国内人心惶惶，国外的儿子也让我们揪心，这种情形下他去拜访小温，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大都处在封控之中，处于恐惧之中的大多数人是拒绝社交的。小温热情地接待了儿子，不但亲自做饭款待，还让他留宿家中，见证了我们的友谊之珍贵。

温迪雅离开“东方之子”赴美求学前夕，寄来《温迪雅访谈》与《温迪雅日记》，我当即在《陕西日报》写下书评，照录于此，见证友谊——对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主持人温迪雅，我一直很偏爱。不仅因为她是我的小老乡，我偏爱她最直接的原因是她的恬适与平静，她对人生的平和大度以及她在自己营造的氛围中，与那些天之骄子用真诚与率意完成一次又一次关于人生与命运等主题的对话。偏爱她还有一个很私人化的倾向，那就是与她面对面侃闲聊时，她表现出的小鸟依人也罢、俏皮刁钻也罢，竟能使人生发出怜爱之心——这是一个女儿味特足的小女人。然而，就是这个女儿味特足的小女人，冷不丁寄来了两本让我这个自以为是的男人惊讶不已的著作——《温迪雅访谈》与《温迪雅日记》。整天我都沉浸在这个小女人用心营造的世界里，走出来之后，唯有感觉就是读人观己、自惭形秽。

《温迪雅访谈》一书收录了小温对张艺谋、余光中、李双江、金庸、李保田、杨丽萍等18位文化艺术界名人的访谈，从中我们既能领略到艺术家在生命关怀、文艺价值等层面上表现出的丰富而真实的内心世界，也能领略到温迪雅在关注别人的同时所展现出的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取向。

当然，对于自己的人生观与生命的价值取向，更直接表现给读者的还是《温迪雅日记》。日记为我们提供了随着时间流逝，温迪雅有欢欣也有流泪的“我的世界”，揭示生命本源的“在一九九七香港回归的日子里”，有友谊也有思索的“巴黎之旅”。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的风格，就是既收录了那些东方之子各具风韵与气度的照片，也收录了作者小温多幅风姿清爽的写真照，能让读者在图文并茂中进入温馨、

愉悦的意境。

关注着别人的温迪雅也在思考着自己，在现代味特浓的“充电”一词的感召下，她踏上通往异国的路去充实自己。当年年底，在为供职的报社总结文化艺术界发生的大事时，我曾浓墨重彩地将央视主持人出书热渲染一通。不久，她就踏上通往异国的路去充实自己。随后我们之间就是断断续续书信来往，其间，她还将自己的姐姐温燕介绍给我，让我们相互之间有个照应，一来二往，又结识了她的表妹明珠。善良的姐姐温燕、快乐的表妹明珠，还有幼小的外甥女倩倩，我们的相处总是充满了快乐。

善良的人总能惺惺相惜、互相欣赏、互帮互助，我们所有的互帮互助都是一些日常的、零碎的，也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在这样不经意的相互照应之中，出乎意料地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一次偶然机会，温燕将我推荐给正在筹办《西部大开发》杂志的陈嘉赓先生，看了我的简介，特别是了解到我在陕报曾经参与举办过西部大开发十二省市市区党报研讨会，并就西部大开发采访过时任陕西省省长程安东后，陈嘉赓先生当即决定让我先参与筹办工作。在西部大开发杂志社，我和明珠还有一段短暂的同事经历。随后的日子阴差阳错，我不仅离开了西部大开发杂志社，更是离开钟情的新闻事业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开始全新的人生征程。

温迪雅了解这个过程，我也谈了新工作自己的一些打算，在她这里成了我的一个“小秘密”，后来来信或是见面，这个“小秘密”就成了我们之间逗趣的话题。可惜生活烟雾缭绕，世事难遂人愿。从人生懵懂到会心一笑，不知道有多少“小心思”“小秘密”在生活的窘境之中被丢弃，大概也包括小温记忆中的这个“小秘密”，可惜当下我也想不起那个“小秘密”的具体内容了。

在我大半人生中，似乎一切都是大而化之。不说别的，在和朋友交往时，我的大而化之表现得特别明显，显现出自己许多的不足之处，也常常让大家感到失望。仔细想想，和小温交往的几十年，大而化之被我表现得更为彻底，她在英伦的求学时光、在凤凰卫视的主持经历、转型房地产CEO的尝试，乃至结婚生女，我大多知晓却记不太清。就连她后来回陕省亲，我记得的聚会，一次是王忠民先生和其夫人请客，有小温和她的老公，我和

妻子作陪。这次聚会也只记住了一件事，就是和她私聊时得知，她计划写一部长篇作品，并起好了名字——《伊妹儿》，我期待着她的成功，可后来似乎没有完成。

还有一次特别的聚会是陈忠实先生请客，忠实先生推荐了西安西二环土门附近的一家驴肉火锅店，这次和小温一起的还有温燕，还是我们夫妻作陪，大家吃得酣畅、聊得尽兴，结束时合影留念。不记得是这次聚会后还是另一个时间段，我陪小温上了一趟白鹿原，在忠实先生的讲述中，我们再次感受着《白鹿原》大半个世纪里人物、事件的盘根错节和历史的厚重。

再后来，小温带着女儿回来、自己回来，我们都有小的聚会，还曾说好再去白鹿原祭奠忠实先生。紧接着就是疫情三年，一切都在改变中，在全世界的“恐慌”中，温婉知性的“小温的有氧花园”公众号上线了，可以说，随笔集《每个人都得自己长大》里大多数的文字和图片，来自“小温的有氧花园”。这个花园，既是小温耕耘的艺术园地，也是记录日常生活的平台。

如果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对于小温来说，创作何尝不是她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一部分，我经常和朋友聊起小温，总是感叹她竟能把自己的人生建构得如此精致。她写作、画画、摄影、下厨、遛狗、旅游、策展展览、采访主持，每一样她都做得很出色，她和风细雨、阳光明媚，活在当下、享受日常。

当然，小温的日常生活和创作方式“私人化”倾向比较严重，但这恰恰就是她的魅力所在。这种带有“私人化”倾向的生活与创作氛围中的情感表达，能与读者大众产生共鸣，就会自然地消解所有被理解或不理解的自己的或者他人的各种情绪。

我还想说，小温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她不试图以固有的模式，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多元化生活诠释人生。通过这几十年的来来往往，通过她的人生实践，无数个平凡瞬间交织成的、闪闪发光的轨迹，既是她的艺术实践，更是她的本真生活。

岁月流转，世事变迁，我们都在长大。很多人和事都已模糊，唯独与温迪雅的友谊，像陈年的酒越品越有味道。或许正如她的书名一般，每个人都得自己长大，但对于我来说，路上有小温这样一位朋友相伴，便多了许多温暖与情趣。

饭后一起登山顶观日出云散的美景，只见：山色是苏醒的睡美人，迎着天光的侧温湿润如玉，背光的沟壑里却还凝结着昨夜的羞涩青丝；而云——先是靛青色的残夜碎片，继而被朝霞染作葡萄紫，再褪作鱼肚白，最终熔作流动的蜜色，连最倔强的山的背面也被渲染成暖棕色……最妙的是那光影的呼吸：它先在松针的间隙里漏下碎金，又在溪阴的雾散处点染灰白，甚至在最顽固的岩石阴影里，也爬满了流动的金色光斑。

好一个令人盘桓不止、流连忘返的人间仙境！

回顾这个难忘的周末，是追光，也是追逐生命真谛的旅程。正如一位同伴所说：“大哥的生活，就是我的梦想。”大哥是一个热爱生活、兴趣广泛、不怕劳累的人，虽然已年近花甲，但他对生活的热情，点亮了自己，也点亮了他人。其他几人，也都是随心随性的秉性，爱好运动，热情开朗，这给我很大启发：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方法是最观的能力，坚持是最强的动力。因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大家能做到一呼百应去追光；这次追光之旅，我们错峰出行，所谓“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我们反“游者众”之路而行，看到了别样的精彩；我们七人中，三人已年过半百，若不坚持运动，连续打球爬山，恐怕吃不消，唯有坚持，才能触摸最美的风景。惟愿：多些兴趣，多些运动，让生命在自由的天地里绽放；放下忙碌，放下烦恼，让假日成为充电的能量场；放飞心情，放飞梦想，让心灵接受大自然的洗礼。

有张有弛，有忙有闲，有动有静，可能才是生活本来的模样。不由得浮现出一首小诗：《雨后观山》雨润千峰翠，风戴万柳斜。林泉皆可醉，坐老一庭花。



美文小札

大暑辞

□ 刘忠民

晨起推窗，热浪如潮水般漫过窗棂。檐角铁马在烈日下叮当作响，恍若时光敲击的铜磬。大暑至矣，天地如熔炉，万物皆在炽热中淬炼，连蝉声都带着滚烫的金属质感。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大暑，六月中。暑，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大也。”此刻的太阳似被夸父掷来的金杖点燃，悬于中天如熔化的铜镜。陶渊明笔下“炎日烤如焚”的景象，在今时愈发真切。

街巷间，竹编的遮阳棚投下斑驳光影，卖酸梅汤的老翁摇着蒲扇，铜壶里冰镇的梅汁沁出琥珀色的光。忽忆起白居易“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的诗句，然今人已难有这般闲适。空调外机嗡鸣如夏蝉，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目的白光，将千年诗意的消暑图景切割成碎片。

但自然自有其调节的智慧。看那荷塘里，“接天莲叶无穷碧”，粉白荷花在热浪中亭亭玉立，叶面水珠如碎钻滚动。范成大诗中“窗间梅熟落蒂，墙下笋成出林”的生机，在此刻化作蜻蜓点水的涟漪，化作青蛙在浮萍下的私语。

大暑三候：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溽暑，三候大雨时行。古人在草木腐烂处见流萤，以为是腐草化生，这浪漫的想象里藏着对生命轮回的敬畏。今夜若漫步田埂，或许仍能看见点点萤火，如大地遗落的星子，在潮湿的夜色中明灭。

溽暑之土，正酝酿着金黄的丰收。王维“漠漠水田飞白鹭”的画卷，此刻已化作稻穗沉甸甸的低首。农人赤脚踩在温热的泥地里，弯腰间汗珠坠入土壤，完成与大地的古老契约。这汗水与雨水的交融，恰似陆游笔下“稻花香里说丰年”的前奏。

忽而天际滚过闷雷，豆大的雨点砸在瓦片上，溅起团团白烟。这是三候之雨，来得急骤而去得爽快。雨霁后，空气里浮动着泥土与草木的腥气，虹桥斜跨天际，恍若女媧补天的五色石遗落人间。这般气象，倒应了杜甫“东来满目是青山”的豁达。

消暑之道，古来多谈心静。苏东坡在黄州时，于赤壁下“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将酷热化作笔底的豪情。今人虽难有江风送爽，但可效仿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的澄明心境。案头置一盒青竹，听其叶间风过，便是与自然的私语。

茶寮里，老茶客们摇着折扇，谈论着“头伏饺子二伏面”的食俗。面汤里飘着翠绿的菜叶，恍若将整个夏天都煮进了碗里。忽然想起《楚辞》中“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的想象，虽不能取日车遨游，但可在舌尖上品味四季轮回。

暮色四合时，蝉声渐弱。老街的灯笼次第亮起，橘黄的光晕里飘着糖画的甜香。孩童举着蝴蝶形状的麦芽糖奔跑，笑声撞碎在青石板上。这般场景，恰似辛弃疾笔下“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延续，千年时光在此刻重叠。

大暑之热，实为生命之焰。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此时采收的草药药性最足。天地以盛阳之气催发万物，将最炽烈的能量注入种子与根茎。就像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必须在烈火中淬炼出飘逸的姿态。

夜观星象，银河横贯天际，牛郎织女隔河相望。这古老的传说里，藏着对极致情感的礼赞。爱情如大暑之阳，既要经得起烈日炙烤，也要耐得住长夜凄清。正如秦观词云“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炽热与坚守，原是同根而生。

大暑终将过去，但那些在烈日下绽放的荷花、在暴雨中挺直的稻穗、在暗夜里闪烁的萤火，早已将生命的诗篇写进了永恒的时光。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文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